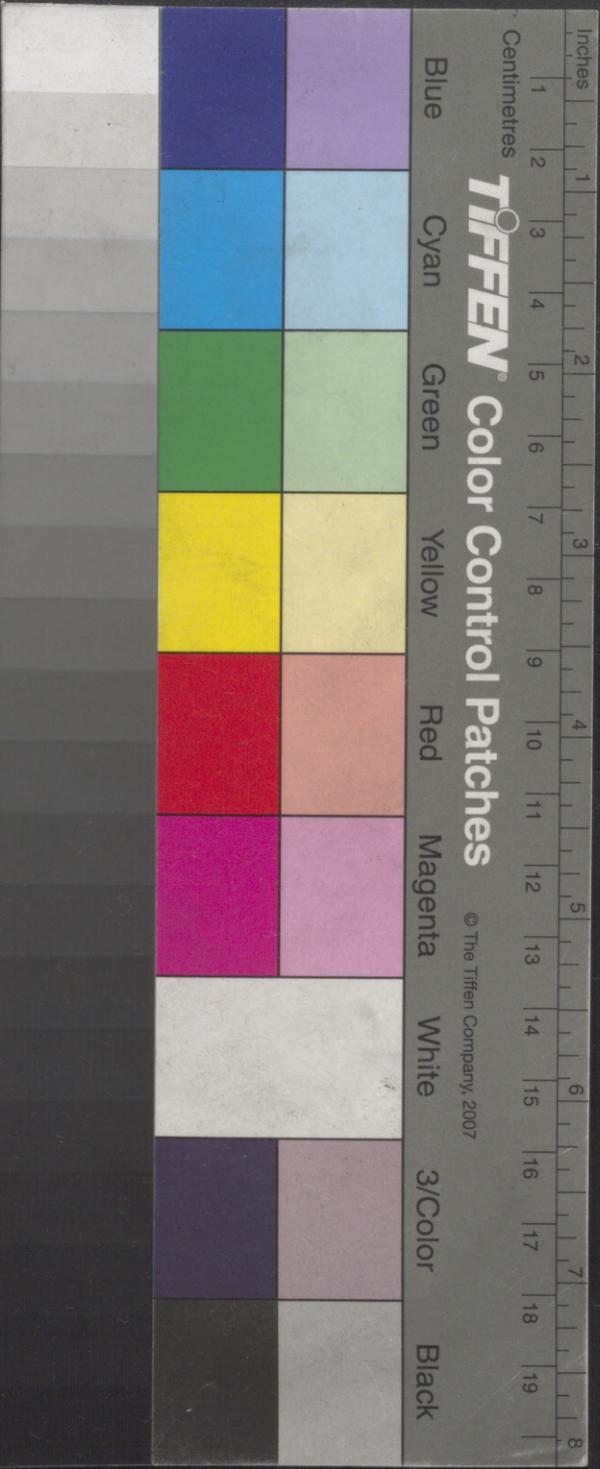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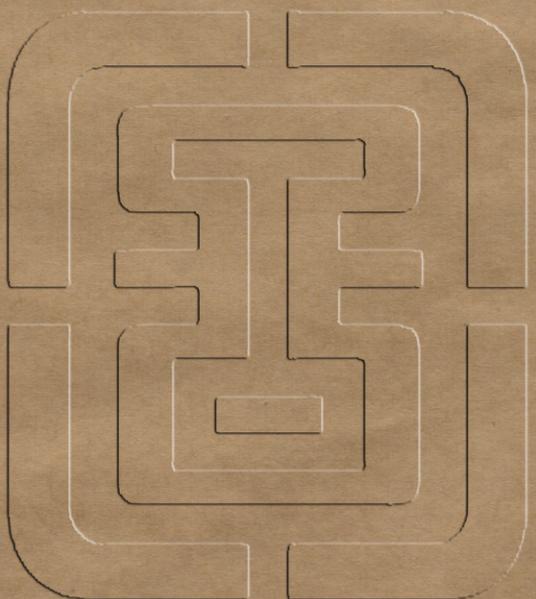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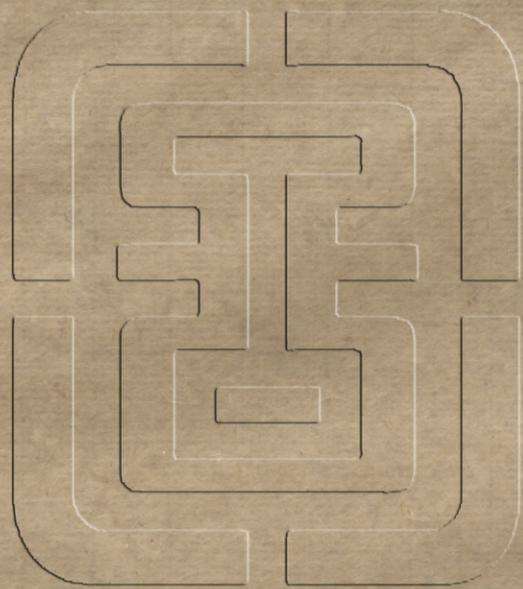




二百五十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一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四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齊詩國風四

秦風

詩推度災曰秦天宿白虎氣主元武占巳

詩含神霧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孺弱女高膝白色秀身律

中南呂四字从北堂書鈔增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注瞭明

也落消切藝文類聚三太平御覽二十四

案北堂書鈔引詩緯作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

與此微異

漢書地理志秦地東并輿鬼之分壑也於禹貢時跨雍涼二

州詩風兼秦幽兩國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
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
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
狩之事

車麟

有車麟麟有馬白顛

易林大畜之離延陵適晉觀樂太史車麟白顛知秦興起卒
兼其國一統爲主坎之剝旅之泰同補

漢書地理志集注車麟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麟麟

有馬白顛補

喬樅謹案師古所引車麟及四載小戎諸詩皆襲舊注齊詩

之說故字多與毛不同毛詩車鄰釋文鄰本又作麟鄰蓋麟
之假借三家今文皆用麟字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易林咸之震君子季姬並坐鼓簧補

四載

四載孔阜六轡在手

輶車鸞鑣載獫狁獯

漢書地理志集注四載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載孔阜六

轡在手輶車鸞鑣載獫狁補

喬樅謹案四載毛詩作駟鐵獫狁毛詩作駟駟說文馬部駟
馬赤黑色詩曰四駟孔阜亦正狗屬長喙曰獫短喙曰狁

是齊詩四載為駟馘之假借毛詩歌驕又為獨獠之假借詩
釋文歌驕本又作獨獠作獨獠者三家詩今文也

班固東都賦覽駟鐵補

喬樅謹案班氏用齊詩當本作四載與地理志文同此作駟
鐵者後人順毛所改也

小戎

小戎倭收五檠良輶

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漢書地理志集注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

倭收五檠良輶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補

易林遯之益五檠解墮頓輶獨宿補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禮記聘義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鄭注言我也補

在其板屋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故秦詩曰

在其板屋師古曰小戎之詩言襄公出征則婦人居板屋之

中而念其君子

龍盾之合鑿以輶輶

漢書地理志集注小戎詩曰龍盾之合鑿以輶輶補

竹秘緄滕

儀禮既夕禮鄭注秘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

之詩云竹秘緄滕補

又土喪禮鄭注滕緣也詩云竹柅緹滕

補

喬樅謹案秘毛詩作閉釋文云本一作秘攷周禮弓人注引詩正作鞞鞞與秘字通作閉者古文之假借詩我思不闕及闕宮有恤毛傳皆訓闕為閉大元經眾豹騰其秘注亦訓秘為閉秘閉一聲之轉義並展轉相通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詩汎麻樞曰蒹葭秋水其思涼猶秦西氣之變乎

說郛補

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凝為霜宋均曰白露行露也陽終

陰用事故曰白露凝為霜也

太平御覽十二事類賦天部

終南

終南何有

班固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

補

壽考不忘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壽考不忘

補

喬樅謹案忘毛詩作亡古文假借字

黃鳥

漢書匡衡疏曰秦穆貴信士多從死

漢書叙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

要人從死

補

喬樅謹案史記秦本紀言繆公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人子與氏三良亦在其中是其殉葬之多也

是詩經釋義編

齊詩遺說攷四

易林困之大壯子輿失勞黃鳥哀作補

又革之小畜子車鍼虎善人危殆黃鳥悲鳴傷國无輔補

子車鍼虎見上

晨風

易林小畜之革晨風之翰大舉就溫補

又豫之咸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雄雌相和不憂危殆補

喬樅謹案鳩彼晨風毛傳云鳩疾飛貌晨風鷓也鳩韓詩作

鷓鷃亦疾也木華海賦云鷓如鷓鳥之失侶是也鳩為疾飛

故以大舉言之溫與蘊通當為鬱之段借雲漢詩溫隆蟲蟲

正義云定本作蘊釋文云韓詩作鬱可證也此詩鬱彼北林

周官函人注引作宛彼北林宛與苑同亦鬱之段借疑齊詩

異文作溫彼北林故易林言大舉就溫又言隨時就溫就猶

集也就溫者猶國語晉語云集苑耳又按魏曹丕詩願為晨

風鳥雙飛翔北林即用此詩語詞意與易林雄雌相和之說

相合其義皆本之齊詩

無衣

與子同釋

班固北征頌寒不施釋補

喬樅謹案毛詩與子同澤傳訓為潤澤鄭箋作釋云釋褻衣

近污垢蓋據齊詩之文孟堅頌正用齊詩釋字廣雅釋器云

釋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襦襖也言溫煖也又論語紅紫不

以為褻服鄭注云褻衣袍釋也釋是褻服故以近污垢言之

說文訓釋為袴別為一說陸孔並引以證鄭未合
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山西天水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
胡俗修習戰備高尙勇力鞏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興師修
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
流猶存耳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為刺用兵也君好攻戰而不與民同
欲今據孟堅語則齊詩說不以無衣為刺矣皆地理志引作
借蓋後人從毛改之

陳風

詩推度災曰陳天宿大角乙巳

詩含神霧曰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

洗音中宮徵太平御覽十八

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文選秋胡詩李注

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

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文選笙賦注

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

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又曰陳門

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案此與匡衡語合益足證班志之言為本齊詩也鄭君詩譜
亦据而用之

詩陳譜曰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補

漢書古今人表太姬武王女張晏曰太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補

宛邱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漢書匡衡疏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

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祀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曰坎其擊

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喬樅謹案張晏注是用齊詩晏生漢魏之祭齊詩具存也

漢書地理志集注鷺鳥之羽以為翽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無

冬無夏言其恒也補

喬樅謹案毛叙言刺幽公遊蕩無度不云鼓舞以事神也師

古此注以值翽為事神之舞必舊注所据齊詩之說而師古

襲用其義耳

坎其擊缶

鹽鐵論散不足篇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

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邱之桐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集注東門陳國之東門也枌白榆也桐杼也子

仲陳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言於枌桐之下歌舞以娛神

也補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亦襲舊說齊詩之義毛叙以是詩為疾
亂言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無娛神之事
也

衡門

易林咸之需八年多悔耕后不富衡門屢空使士失意補

可以栖遲

班固叙傳栖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補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易林復之咸齊姜宋子婚姻孔喜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易林革之訟臨河求鯉燕婉笑弭補

東門之楊

其葉將將

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楊其葉將將旅之兌同補

喬樅謹案將將毛詩作牂牂尔正釋詁將大也牂字即將字
之假借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易林大畜之小畜配合相迎利之四鄉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益之謙同補

株林

易林睽之萃繼體守藩縱欲廢賢君臣淫佚夏氏失身補

會風

又巽之蠱平國不君夏氏作亂烏號竊發靈公殞命臨之晉同補

詩推度災曰檜天宿招搖乙巳占

漢書地理志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號會為大恃勢與險

密侈貪冒師古曰會讀曰鄒字或作檜檜國在豫州外方之

北榮播之南溱洧之間妘姓之國

喬樅謹案說文云鄒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溱洧之間鄭滅之

从邑會聲又云會合也方言注會兩水合處也攷水經洧水

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又云潧水南入於洧水鄒

地居潧洧之間二水合流故以會名國作檜者假借字耳師

古注與詩譜同益亦齊詩之遺說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揚兮

易林渙之乾焱風忽起車馳揭揚棄古追思失其和節憂心

惷惷睽之大過需之小過同補

後漢書郎顛上封事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

君忠厚之戒補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亨煮也詩云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補

曹風

詩推度災曰曹天宿弧張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

皇壽經澤賣扁齊詩遺說攷四

急

藝文類聚三太平御覽二十一

案詩經類攷引夏作冬疑譌勁急作勁險經義攷引作其聲清以激

漢書地理志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昔堯所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嫁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蜉蝣

漢書古今人表曹昭公班釐公子作詩

補

喬樅謹案詩譜曹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毛詩叙以蜉蝣為刺昭公與齊詩說同麻衣如雪

儀禮喪服傳鄭注詩麻衣如雪

補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說猶舍息也是讀說為稅字與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而箋則從毛氏也

候人

荷戈與綴

禮記樂記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詩云荷戈與綴

補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云今按詩荷戈與綴不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韓詩唐時尚存陸氏釋文於毛詩殿下

不言韓詩異字則作綴者非韓詩也此樂記注是據齊詩之
文崔集注本亦作綴馬瑞辰曰說文殺及也或說城郭市里
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按或說亦立
表之意當即本三家詩

惟鵝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鄭注鵝鵝鵝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
以不濡汚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補

喬樅謹案彼記毛詩作彼其與齊詩文異鄭君此注亦據齊
詩為解故義與詩箋不同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隄

易林履之恒潼滄蒼蔚膚寸來會津液下降流潦滂沛坤之恒畧

補同

婉兮變兮

漢書叙傳婉變董公補

鳴鳩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大戴禮勸學篇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補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緇衣篇引詩惟兮字作也微

異耳鄭君詩箋云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胡承

珙曰緇衣篇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

無類也其末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

如一尤有明證今按箋說正用齊詩為解與易林執一無尤說合

易林乾之蒙鵠鵠鳴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補

又隨之小過慈鳥鳩鳩執一無尤寢門內治君子悅喜補

又夫之家人鳩鳩七子均而不殆補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禮記經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補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緇衣篇引詩其儀不忒二句

又見大學篇引詩

下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易林蠱之歸妹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之賈

姤同補

喬樅謹案何楷世本古義據易林謂此詩當為曹人美晉荀

躒納敬王於成周而作其說以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

作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為十年無王左傳天王使告於

晉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

甥舅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與易

林十年無王合又以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即此詩下

泉郁伯即荀躒也荀即郁國之後去邑稱荀也稱荀伯者左

傳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

即荀躒荀伯猶知伯也美荀躒而詩列曹風者昭二十五年

晉人爲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成人二十七年會扈令成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其事也馬瑞辰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於城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孔氏廣森以爲稱成周不稱京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此詩念彼周京似王新遷成周追念故京師王室之詞自是以後諸侯不復勤王故列國風詩終於此亦可爲何氏增一證也

幽風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枸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

又曰昔后稷封釐公劉處幽太王徙邠文王奔鄴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禮記月令鄭注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爲寒益至也補

漢書律厯志詩曰七月流火補

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喬樅謹案止毛韓詩作趾與齊詩文不同止趾古今文之異儀禮士昏禮北止注云古文止作趾左氏桓十三年傳舉趾

高五行志引作止易壯于前趾良其趾釋文云荀本作止
春日載陽

易林同人之大過春日載陽補

四月秀萼

漢書禮樂志豐草萼孟康曰萼音四月秀萼之萼盛貌也補

喬樅謹案秀萼下脫之字今為補入說文引劉向說以萼為

苦萼中壘用魯詩訓孟康此注解萼為盛貌從齊詩也

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易林晉之歸妹獻豸及縱以樂成功補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於墜冬則畢入於邑詩曰十月蟋

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

寇賊習禮文也師古曰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

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與齊詩文異聿曰並訓為辭古多通

用毛詩角弓見覲曰消魯韓同作聿抑曰喪厥國韓詩作聿

大明曰嬪于京余疋注作聿是三家文多以聿為曰也

六月莎鷄振羽

易林既濟之臨莎鷄振羽補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月令鄭注古者穫稻而瀆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

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補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行

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補

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禮記王制鄭注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補

喬樅謹案早毛詩作蚤攷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毛

詩古文假蚤為早三家今文皆用早字呂覽仲春紀高誘注

引詩與鄭君記注同可證也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般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

禮記月令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

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般羔羊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

補

喬樅謹案周官籥章有豳詩豳雅豳頌之文禮家以七月一

篇為備風雅頌故言齊詩者據以為說鄭君此注即用其義

毛詩箋分首章二章為豳風三章至六章為豳雅七章八章

為豳頌亦從齊說也受福毛詩作萬壽文與齊異

易林需之鼎斯饗羔羊

補

鴟鴞

易林坤之遯鴟鴞破釜沖人危殆賴且忠德轉禍為福傾危

復立

否之蠱隨之井革之歸妹同

補

喬樅謹案沖人坤之遯隨之井並作邦人然作沖人於義為

長

又大畜之蹇鷓鴣鳴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

噬嗑之漸

畧同補

東山

易林屯之升東山拯亂處婦思夫勞我君子役無休止

補

喬樅謹案東山為周公東征之詩東山者奄之東山也尚書

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與詩鷓鴣

破斧東山三篇情事正合易林以鷓鴣破斧連言疑齊詩篇

次破斧在東山之前與毛不同破斧詩四國是皇毛傳以為

管蔡商奄是也馬瑞辰曰周公東征不一國所居亦不一地

而居奄為多孟子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當

從武億說以周公相武王誅紂作一讀以伐奄三年討其君

作一讀伐奄三年與此詩東征三年合其證一也逸周書周

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為亂其證二也尚書大傳曰武

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

王已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

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三監之叛奄實倡之其證三也說文

鄒周公所誅在魯左傳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

於少皞之虛續漢書郡國志以魯為古奄國是魯地即奄地

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無道國其證四也孟子言孔子登東

山而小魯而詩亦曰我徂東山閻氏四書釋地云費縣西北

蒙山居魯四境之東一曰東山是東山即蒙山其證五也奄

為東方大國周公雖東征而定之討其君未能滅其國故周
公歸政之後成王又踐奄而遷之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是其事也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

易林家人之頤東山辭家處婦思夫伊威盈室長股羸戶歎

我君子役日未已

補

婦嘆于室

易林大過之損處子嘆室

補

親結其襦

馬援誠兄子書施衿結襦申父母之誠

補

喬樞謹案襦毛詩作縞文選注五十六及六十兩引毛詩親

結其縞字並從衣作襦縞襦古今字之異爾雅釋器婦人之

幃謂之縞釋文云縞本作襦

破芥

周公東征四國是匡

易林井之小畜東行逆職征討不服

補

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

休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補

喬樞謹案公羊家為齊學此說當為齊詩之義邵公引詩與

白虎通巡狩篇合是據魯詩文皇齊詩作匡見詩攷引董氏

說

後漢書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
奚為而後已李賢注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
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補

喬縱謹案逸周書作維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
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
遷于九畢是周公所征國不止管蔡商奄詩云四國者舉重
而言耳劉向校錄言孫卿至齊善詩禮易春秋最為老師三
一為祭酒焉故齊詩之說亦有本於荀子者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注則法也言持柯以

伐木將以為柯近以柯為尺寸之法補

九戩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易林師之震鴻飛在陸公出不復仲氏任只伯氏客宿補

喬縱謹案損之蹇漸之否剝之升中孚之同人並無第三句

狼跋

狼跋其胡載躓其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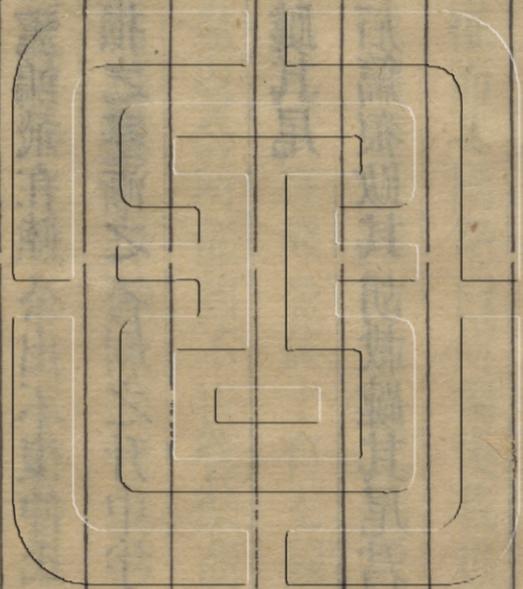
鹽鐵論鍼石篇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

狹耳補

易林震之恒老狼白羶長尾大胡前顛後躓无有利得岐人

悅喜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一終

善化劉鐸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五

侯官陳喬樞撰

齊詩小雅一

禮記樂記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補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初學記二十一

喬樞謹案此語說邪載易坤靈圖疑誤太平御覽六百九困

學紀聞三並引作推度災與初學記同可證也

詩汜麻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

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毛詩正義一

又曰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
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孔穎達曰亥為

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
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同上

喬樞謹案革政舊譌作改正神舊譌作辰今並據郎顛傳訂
正四始五際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又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伸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
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

後漢

書郎顛傳集注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曰詩內傳曰五
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也

喬樞謹案臧氏鏞云孟康引詩內傳當是齊詩內傳班志雖
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
漢書郎顛傳注引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誤臧說是
也藝文志載齊詩后氏故二十卷齊詩后氏傳三十九卷后
氏故傳卽本諸轅生也

後漢書郎顛條便宜七事曰臣伏惟漢興呂來三百三十九
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麻樞曰
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
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臣以爲戌仲已竟
來年入季仲終季始麻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李
賢曰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宋均注云神陽氣君

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喬樅謹案程氏易疇云詩正義引汜麻樞辰在天門而釋之曰亥又為天門疑不能明其義攷後漢書郎顛傳引詩汜麻樞及注引宋均云云始知辰字是神之譌困學紀聞所採已是譌本故不引孔氏亥為天門之語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其為譌字也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天門楊炯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可與宋均乾據天門之說相發明又翼奉傳注孟康引詩傳於卯酉午亥外加戌為五際又與天門戌亥之說脗合喬樅謂詩正義亥又為天門句當作戌亥之間又為天門文義始足詩三暮之法詳見齊詩翼氏學疏證

顛又上書曰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易林革之賁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補

又困之革申酉敗時陰隱萌作補

又姤之婦妹將戍擊亥陽藏不起君子散亂大上危殆補

又巽之比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補

喬樅謹案易林此語皆與詩緯及郎顛說合

又噬嗑之坤甲戌己庚隨時運行不失常節咸逢出生各樂

其類達性任情補

喬樅謹案此與翼奉齊詩說五性六情義同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後漢書張純傳補

詩緯曰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贊索隱補

鹽鐵論詔聖篇王道衰而詩刺彰補

班固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補

漢書禮樂志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

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

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

喬樅謹案怨刺之詩起古今人表以為在懿王時

鹿鳴

儀禮鄉飲酒鄭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

之樂歌也補

喬樅謹案魯詩說以鹿鳴為刺司馬遷淮南子王符蔡邕高

誘並據而用之鄭君注禮用齊詩故解與諸家不同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

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

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取其上下相和厚補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鄭駁五經異義曰此詩之意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

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為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

於此耳補

喬樅謹案詩正義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據鄭駁異義云云是君召臣明矣孔氏所引或說卽鄭所駁之異義也許君五經異義蓋據魯說王逸楚詞章句云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蔡邕琴操亦云傷時在位之人不能是魯說或以鹿鳴爲喻羣臣相呼以成君禮鄭用齊說故據以駁許君耳

易林師之比鹿得美草嗚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饑乏

同人

明夷之蹇

補

喬樅謹案同人之蹇末句作不離邦域

又升之乾白鹿呦嗚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

補

鹽鐵論散不足篇鼓瑟吹笙

補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行道也言示我以

忠信之道

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以周行爲周之列位義與此異禮注據齊說而詩箋又用魯訓也魯說以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故歌詩以感之庶幾可復言欲維賢是用置於周之列位也語見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示民不忒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

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補

喬樅謹案燕禮及大射儀注與此同毛詩示作視箋云視古

示字知三家今文皆作示民不佻孔疏云昭十年左傳引此

詩服虔云示民不愉薄也是服用三家今文作示之證

以宴樂嘉賓之心

鹽鐵論刺復篇無鹿鳴之樂賢又曰殆非鹿鳴之所樂賢也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鹿鳴之詩必言宴樂

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其說鹿鳴詩無刺辭殆亦

用齊義與

四牡

詩汜麻樞曰四牡在寅木始也

儀禮鄉飲酒鄭注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王事念

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補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四牡駢駢周道郁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禮記少儀鄭注匪讀如四牡駢駢補

漢書地理志詩周道郁夷補

喬樅謹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如此師古注云小雅

四牡之詩曰四牡駢駢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

行於此道喬樅謂韓字是齊之誤攷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

韓詩曰周道威夷辭君曰威夷險也金谷集詩秋胡詩石闕

銘注並同又天台賦注引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據諸所引是韓詩作威夷不作郁夷班志引詩以證郁夷此據齊詩之文如引齊詩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可證非用韓詩也師古襲舊注之語謂齊詩作郁夷而轉寫誤作韓詩耳臧氏琳經義雜記以作郁夷者為魯詩其說無據

易林旅之漸逶迤四牡思歸念母王事靡盬不得安處渙之復同

補

喬樅謹案逶迤即倭遲與郁夷威夷皆一聲之轉焦氏逶迤四牡之語蓋本齊故以逶迤為郁夷之訓義歟

是用作歌

漢書敘傳民用作歌補

皇皇者華

儀禮鄉飲酒鄭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更是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補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棠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禮記中庸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補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釋文云湛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是三家今文並作耽字帑毛詩釋文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

為妻帑字今讀音拏禮記釋文云帑本又作拏
鹽鐵論取下篇妻子好合補

伐木

易林訟之解伐木思初不利動搖補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易林坤之比出自幽谷飛上喬木同人之坎補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易林夫之震君明臣賢鳴求其友顯德之政可以履事補

神之聽之

班固答賓戲文神之聽之

醴酒有醖

後漢書馬援傳擊牛醴酒補

喬樅謹案玉篇艸部奠酒之美也詩云醴酒有奠亦作醖又

酉部醖美貌亦作奠顧野王以詩亦作醖字是據魯齊之異

文毛詩醴酒有奠釋文不言韓詩字異蓋與毛同作奠也廣

韻八語云醖酒之美也亦作奠語即本玉篇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易林訟之井大壯肥牡惠我諸舅內外和睦不憂飢渴補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詩云無酒酤我補

喬樅謹案志載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

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已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已疑而弗食魯匡說以酤為買與毛傳酒一宿為酤義異鄭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亦據三家之義改毛也

民之失德乾餼已愆
漢書宣帝紀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或禁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餼已愆師古曰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餼之事為過惡也補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傳箋不同蓋襲舊說之文

又辭宣上疏曰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餼已

愆補

喬樅謹案辭宣之辭與孝宣詔書合攷贛君為東海郟人與后蒼同邑其所習當為齊詩孝宣受詩東海復中翁亦當為齊學故述此詩大旨相同也

天保

詩汜麻樞曰卯酉之際為革政卯天保也

吉圭為饌

儀禮士虞禮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饌

喬樅謹案周官蜡氏注云蠲讀如詩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
賈疏云毛詩潔蠲為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攷毛詩作吉蠲
為饎傳云吉善蠲絜也賈疏引作潔蠲潔字乃吉之譌文又
大戴禮諸侯遷廟篇盧辯注引詩誤同
禘祠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王制鄭注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
宗廟之名補

采薇

易林睽之小過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補

喬樅謹案易林咸之渙云上下促急君子免憂與此詞意不
同攷漢書匈奴傳言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
作疾而刺之班書皆據齊詩易林所云上下促急君子懷憂
者亦據齊詩之說其咸之渙文或轉寫舛誤耳

靡室靡家玃允之故

豈不日戒玃允孔棘

漢書匈奴傳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
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允之故豈不日
戒玃允孔棘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曰戒音越又人粟反按勘記云唐石經
初刻作曰後改曰作日非也箋云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

警戒也鄭意是曰字喬樅謂毛本或作曰三家實作日師古
漢書注云豈不日日相警戒乎以日日釋日字是其顯證也

獫狁毛詩作獫狁釋文云獫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

古今人表懿王穆王子詩作師古曰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

作也補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鹽鐵論備胡篇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

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今戍邊郡者絕殊遼遠

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

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閱其久去

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

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補

喬樅謹案莫之我哀毛詩作莫知我哀

出車

漢書匈奴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呂征伐之詩人美大

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

賓服稱為中興補

喬樅謹案毛敘以采薇出車杜並為文王詩齊魯以采薇

為懿王詩出車為宣王詩義各不同漢書古今人表以怨刺

詩為懿王時又以南中與召虎方叔張中列第三等次周宣

王世皆據齊詩之說

僕夫況悴

易林大過之損過時歷月役夫憔悴補

喬樅謹案毛詩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釋文云瘁

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

出車彭彭

城彼朔方赫赫南中獫狁于攘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南中列上之下次周宣王世毛詩

中作仲

鹽鐵論繇役篇戎狄猾夏中國不甯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

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

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補

漢書衛青傳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彭彭衆

車聲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

補

喬樅謹案詩箋云戎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師古

匈傳注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與詩箋義異蓋

用舊注之說本三家詩義也

漢書敘傳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

喬樅謹案攘毛詩作襄齊詩與毛字異陸氏釋文云襄本或

作攘謂三家之文也

雨雪載塗

易林復之蠱雨雪載塗補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鹽鐵論論誹篇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補

執訊獲醜

漢書衛青傳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
之也獲醜者得其眾也一曰醜惡補

禮記王制鄭注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補

杖杜

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
之恨發動于心慕積之思痛于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為作
也補

喬樅謹案據鹽鐵論是齊詩之說以杖杜及采薇同為刺詩
與毛敘杖杜勤歸之義迥異矣

日月陽止

董仲舒雨雹對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嫌于
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西京雜記補

期誓不至而多為恤

易林益之鼎期誓不至室人銜恤補

喬樅謹案期誓毛詩作期逝傳云逝往也文與齊異

魚麗

儀禮鄉飲酒鄭注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物多酒旨所以
優賢也補

君子有酒旨且多

物其多矣

喬樅謹案儀禮釋文麗本或作離麗離古通物多酒旨義見

前

易林睽之小過魚麗思初

補

喬樅謹案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而焦氏以為思初者按鄭

志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魚麗思初蓋誦

古之篇非造之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儀禮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鄭注

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

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

曰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

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

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

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

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君云此

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編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賈氏禮疏云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知必戰國及秦之世者以子夏作序其序三篇之義明其詩見在毛公之時亡其辭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

由庚

儀禮鄉飲酒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六者皆小雅篇也由庚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補

喬樅謹案賈氏疏曰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毛續序義與南陔白華華黍同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時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者併亡也陸氏詩釋文云此三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喬樅謂據儀禮笙間篇第分先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儀與六月詩序合知孔子編詩之時其次第本然毛公以其辭亡使笙間三篇各相從爲類故鄭君謂非孔子之舊也今依儀禮爲編次之如此

南有嘉魚

詩汜麻樞曰嘉魚在已火始也

儀禮鄉飲酒鄭注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能以禮不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補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易林離之中孚南有嘉魚駕黃取遊魴鯁謂利來无憂睽

泰同

補

喬樅謹案易林困之晉遊作鱮鯁作鯉謂謂作瀾瀾文有小異又說文魚部云烝然鯁鯁从魚卓聲罩作鯁亦三家之異文式燕魯詩作式宴見列女傳據鄭注言與之燕樂字作燕則知齊詩文與毛同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纍本亦作纍據鄭注言賢者纍蔓而歸之是齊詩文不從艸作纍

崇邱說見前

南山有臺

儀禮鄉飲酒鄭注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補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易林復之賁使君壽考南山多福補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皇清經解

齊詩遺說攻五

七

喬縱謹案鄭君儀禮注言又欲其名德之長謂此□□□□

不已是也

由儀說見前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易林晉之大有蓼蕭露瀼君子龍光鳴鸞嘒嘒福祿來同恒

寒同補

壽考不忘

易林晉之蠱壽考不忘補

喬縱謹案此句又見漢書禮樂志

和鸞嘒嘒萬福攸同見上易林

喬縱謹案嘒嘒毛詩作雖雖賈誼新書容經引詩作和鸞嘒

嘒與焦氏易林合是魯齊文同

湛露

易林屯之鼎湛露之歡三爵畢恩訟之恆同人之離同補

又訟之既濟白雉羣雛慕德貢朝湛露之恩使我得懽補

喬縱謹案毛敘以湛露為天子燕諸侯之詩三家之說蓋與

毛同

六月

漢書匈奴傳宣王與師命將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功補

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易林益之井六月騤騤各欲有望專征未壯俟待旦明補

喬樅謹案蹇之小過文與此同惟後二句云後來未壯候待
旦明未裝疑束裝之譌出車詩文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箋言
召御未使裝載物而往是謂載為裝也太元元錯云裝候時
與易林束裝候時語意正同

獫狁孔熾我是用戒

鹽鐵論繇役篇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故守禦征伐所由
來久矣補

喬樅謹案毛詩我是用急鹽鐵論作戒蓋齊詩之文與毛氏
異盧氏文弼云戒當作械是也考爾雅釋言械急也械之音
義亦與棘通素冠棘人樂樂兮毛傳棘急也崔靈恩集注作
械人是其證也郝氏懿行云械者心之急也械通作戒又通
作革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蒼頡篇云革戒也戒即械字
之省

獫狁匪度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易林未濟之睽獫狁匪度治兵焦獲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
戎其駕以安我王補

喬樅謹案匪度毛詩作匪茹箋云度也蓋用齊詩申毛之義
易林末句本又作衰及夷王考後漢書西羌傳云夷王衰弱
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兪泉夷王為
懿王孫懿王之世獫狁已內侵中國其後益熾遂整居焦獲
之地夷王雖亦命將率師而於獫狁之戎未能攘逐詩言獫

狁匪度云云蓋歷溯前事見其恣為寇亂已久也

漢書匈奴傳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

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

補

班固燕然山銘元戎輕武

補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鹽鐵論繇役篇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

補

漢書敘傳薄伐獫狁恢我朔邊

喬樅謹案薄伐獫狁二句又見衛青傳引詩

文武吉甫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

飲御諸友魚鱉膾鯉

易林豫之萃飲御諸友所求大得

小畜之大過同補

易林賁之頤魚鱉膾鯉

補

張中孝友

易林離之坎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

小過之未濟同補

濟同補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張中列上下次周宣王世毛詩作張仲

中仲古字通用

又小過之未濟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季叔孝友飲酒

補

喬樅謹案歐陽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竝載有張仲簠銘五

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歆王賓饌具召飢張仲受無疆福
諸友飡飢具飽張仲昇壽馬瑞辰曰簠銘言諸友與詩飲御
諸友合簠蓋因此時得與燕飲作也易林云張仲季叔孝友
飲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
也廣韻云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
其職後因氏焉此張受姓之始也

采芑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詩汜麻樞曰午采芑也

鹽鐵論未通篇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
戎事五十以上血脉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故商師若茶周師若烏補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
還兵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
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白虎通用魯詩是魯韓說
同此云二十與戎事據齊詩之說與魯韓義異

漢書李廣蘇建傳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補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方叔列上下在第三等

車攻

易林履之夬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補

喬樅謹案鼎之隨第三句作反行飲至

班固東都賦嘉車攻補

四牡孔阜東有圃草駕言行狩

易林解之否鳴鸞四牡駕出行狩合格有獲獻公飲酒補

班固東都賦豐圃草以毓獸補

決拾既次

儀禮鄉射鄭注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鞬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又士喪禮鄭注決猶闔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次補

喬縱謹案周官繕人注引鄭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挾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挾謂引弦彊也拾

謂鞬扞也鄭仲師兼傳毛詩而周官解詁所引詩決作挾挾作次與毛詩文異則注周官時尙用三家之詩也毛傳訓挾為利鄭箋云挾謂相次此是據三家之說以改毛義陸氏詩釋文夬本又作決或作挾同古穴反挾音次說文子利反云便利也說文蓋从毛傳鄭君禮注引詩當本作次字後人轉寫乃從毛作挾耳

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禮記緇衣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鄭注允信也展誠也補

吉日

班固東都賦采吉日補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乙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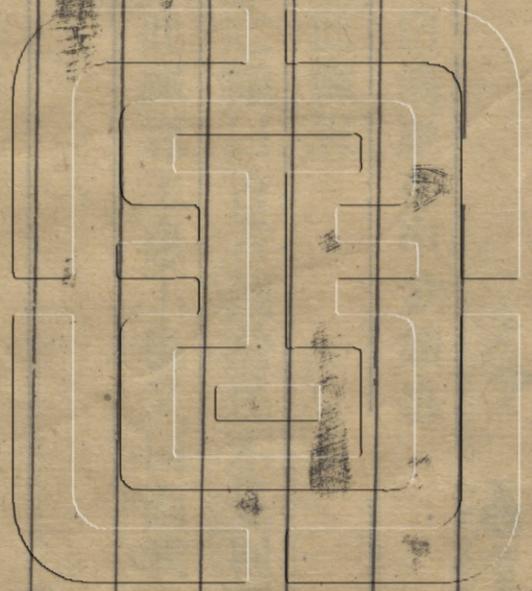
喬樞謹案翼氏云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六情者謂公正寬大廉貞陰賊貪狠姦邪也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亼亼俟俟

說文人部俟大也从人矣聲詩曰亼亼俟俟

補

喬樞謹案毛詩儻儻俟俟韓詩作駮駮駮駮見文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僻君章句平子用魯詩據西京賦羣獸駮駮之語是魯詩文與韓同說文所引蓋據齊詩之文也毛詩釋文儻本作庶又作儻趨也廣雅云行也儻亼一聲之轉故古人通借用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四十二終

善化劉長沙王

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六

侯官陳喬樞撰

齊詩小雅二

鴻雁

詩汜麻樞曰鴻雁在申金始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漢書蕭望之議曰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庭燎

易林頤之損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戾

補

皇清經解續編

齊詩遺說攷六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宣王嘗夜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宣王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怠政而庭燎詩作脫簪之諫當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勵精圖治所以為中興賢主也又剝之大有第二句作追嗣日光

鶴鳴

易林師之良鶴鳴九皋避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隨時

補

鶴鳴于九皋

易林无妄之解鶴鳴九皋處子失時

補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易林明夷卦他山之錯與璆為仇

婦妹之頤同補

祈父

詩汜麻樞曰酉祈父也

易林謙之歸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已傷不及母

過小

之離同補

子王之爪牙

漢書敘傳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補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易林坤之巽白駒生芻猗猗盛姝

補

班固西都賦幽林穹谷

補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在彼穹谷為證然孟堅是用

齊詩西都賦此語當本齊詩之文穹谷毛作空谷字與齊韓

不同

黃鳥

易林乾之坎黃鳥來集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國

補

喬樅謹案此詩鄭箋以為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

之不固今據焦氏所言詩義蓋女適異國而不見答故欲復

其邦族也

我行其野

言採其蓄

易林巽之豫黃鳥採蓄既嫁不答念吾父兄思復邦國

補

喬樅謹案毛詩言採其遠釋文云遠本亦作蓄據易林言黃

鳥採蓄是三家文皆作蓄曹植七啟云霜蓄露葵李善注曰

毛詩我行其野言採其遠遠與蓄音義同也焦氏說本齊詩

以我行其野與黃鳥為一時事故並舉之如六月采芑吉日

車攻之例也

斯干

喬樅謹案漢書翼奉傳云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乃上疏

言宜東徙成周遷都正本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

一年之蓄必有五年之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注引斯干之

詩為證攷劉向楊雄諸家所稱魯說皆以斯干為宣王儉宮

室之詩蔡邕又舉斯干詩以證遷都之事並與翼奉說合然則此詩魯齊同義矣

乃占我夢吉夢惟何惟熊惟羆惟虺惟蛇大人占之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漢書藝文志眾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旒旗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班昭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子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補

喬樅謹案曹大家女誡首章卽述此詩之義皆據齊說也

無羊

牧人乃夢眾惟魚矣旒惟旗矣大人占之

漢書藝文志詩載眾魚旒旗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喬樅謹案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說眾乃螺字之省馬瑞

辰亦以說文蠓為蠱之或體公羊文二年雨蠓于宋何休解
詁曰蠓猶眾也蠓即蝗多為魚子所化埤雅云陂澤中魚子
落處逢旱日暴率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為魚是其證也
此詩牧人夢蠓蝗化為魚故為豐年之兆眾惟魚矣與旒惟
旗矣相對成文

節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
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
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
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

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
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
意也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補

喬樅謹案此詩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
語盧辯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傳昭二
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稱節惟毛詩連南山為文耳董
子說以節為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是齊義與毛氏異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禮記大學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鄭
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在下之
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補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與董子義同赫赫師尹二句又見緇衣篇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節視也義與毛殊今據董子山川頌言成其高云云引節彼南山為證是齊說亦以節為高大之貌也

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為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備為眾庶所瞻仰

喬樅謹案伏理以齊詩授成帝見後漢書伏湛傳

漢書敘傳民具爾瞻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不為善乎深責之也補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用齊詩義師古漢書注亦據舊解述齊詩之說故詞意略同

後漢書郎顛拜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節彼南山詠

自周詩補

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皇清經解續編

齊詩遺說攷六

六

鹽鐵論散不足篇孔子讀史記喟然嘆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天方薦嗟

說文田部嗟殘葳田也詩曰天方薦嗟

補

喬樅謹案今本說文作嗟殘田也玉篇田部同葳字段氏據集韻類篇補之說文引詩兼採三家此所引作薦嗟字與毛殊毛詩釋文嗟下不載韓詩異文則韓同毛也殘葳田之訓蓋本齊詩據此足與董子爭田之說互相證明

尹氏大師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漢書律厯志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言尹氏居大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

補

喬樅謹案鈞毛詩作均傳訓均爲平也均鈞古今文之異史記周本紀引書呂刑其罪惟均作惟鈞魏大饗碑夏啟均臺之饗鈞作均是其驗已師古注云執持國之權量與毛義異蓋本舊註齊詩之訓天子是毗句又見漢書敘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盧辯注小

雅節之四章殆近也補

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禮記緇衣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鄭注傷今

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

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用齊詩義與箋說不同周官八成有以

版圖聽人訟地者齊家以是詩為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

訟故傷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毛詩作誰秉國成

無能字

四牡項領

易林噬嗑之婦妹項領不試補

嘉父作頌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嘉父列中上嘉父毛詩作家父魯詩文

與齊同

正月

正月繁霜

易林晉之蹇正月繁霜補

喬樅謹案毛傳正月即夏之四月鄭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

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馬瑞辰曰按漢書五行

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

貧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

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

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今攷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十一章曰念國之爲虐末章曰天天是極是失在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民今之無祿見其極貧也而首章言正月繁霜鄭箋以爲急恆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不爽矣蓋聽屬水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聰則水失其時而有恆寒之異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爲訛言及不用賢所致其說蓋本韓詩喬

縱謂馬據漢志所引五行傳證明此詩正月繁霜之異其說甚稿其以劉向封事所言爲本之韓詩則非也攷漢志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又夏侯勝傳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是五行傳實傳自夏侯始昌與齊詩同一師法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卽夏侯所推之傳向乃集而論之故漢書傳贊云劉氏洪範論發明太傳著天人之應封事所陳皆本五行傳語非本之韓詩也漢書龔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曰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麻陳成敗曰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

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曰言王道之安危后蒼事夏侯始昌通詩禮翼奉又事后蒼治齊詩奉爲始昌再傳弟子其言齊詩始際皆推本五行以著天人之應鄭君此箋蓋用齊詩之說爲解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惟號斯言有倫有迹哀今之人胡爲虺蜥

鹽鐵論周秦篇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故政寬

則民親上政嚴則民謀主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

喬樅謹案局踏魯詩作跼踏毛詩釋文於局踏下言局本又

一作跼局跼古今字之異說文走部云越側步也詩曰謂地蓋

厚不敢不越與魯韓毛文異蓋據齊詩越踏古相通用說文

疒部以痠爲古文瘠字是其明驗鹽鐵論作踏後人順毛改

字耳又說文虫部云虺曰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與鹽鐵論

引同皆據齊詩也

荀悅漢紀王商論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
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况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
枉而况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况敢直言乎以六合之大
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

補

喬樅謹案說文訓越爲側步卽荀悅不敢投足之義今漢紀
仍作踏字此後人順毛改之耳玉篇走部云越小行貌詩曰
謂地蓋厚不敢不越今作踏攷說文足部云踏小步也詩曰
不敢不踏許氏越踏兩引詩語蓋兼採三家異文玉篇越下
引詩卽本之說文顧野王不見齊詩故以詩越字爲今作踏
也蜥作蜴者亦後人順毛改字毛詩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
蜥段氏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卽蜥之或體

易林坤之師謂天蓋高

補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
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謫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
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也事各順於名名
各順於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
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讀號爲呼號之號董子以號爲名號與
箋義異據此知齊詩之義蓋以局越于訛言之相誣陷嫉時
是非倒置邪說害正故陳此義以爲刺也董子又云欲審曲
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
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說皆本之此詩迹毛詩作脊蓋古文

之良借故傳訓脊爲理玉篇迹跡也理也倫亦與迹同義說
文倫一曰道也小雅迹道也荀爽易注云綸迹也是倫又與

綸通

後漢書左雄上疏曰詩云哀令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

虺蜴也

補

喬樅謹案余足以虺爲蝮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故畏之左

雄此說本齊詩之訓與鹽鐵論政嚴云云語意正合鄭君詩

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別爲一義與此說異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

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

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補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據齊詩說與毛詩傳箋義異余正釋言

仇仇傲也郭注以爲傲慢賢者攷廣雅釋言抗抗緩也王氏

疏證云集韻抗抗緩持也抗抗通作仇仇緇衣注言持我仇

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與廣雅同義蓋本于三家也今

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言用我之緩也三復詩詞則緩于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

義爲疏矣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林漢書敘傳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

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

補

喬樅謹案此亦本詩義為說以王氏比之禍水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易林大畜之姤赫赫宗周光榮衰滅

補

文臨之小畜褒后在側屏蔽王目播擾六國

補

漢書敘傳宗幽既昏淫於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鄴

補

班固幽通賦震鱗虩于夏庭兮匪三正而滅周曹大家曰三

正謂夏殷周也

文選注

師古曰謂褒姒也

補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

易林泰之同人多載重負捐棄于野予母誰子但自勞苦

師

姤同

補 齊詩遺說攷六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鄭注孔甚也昭明也

補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鹽鐵論誅秦篇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補

喬樅謹案漢書武帝紀引詩文同

婚姻孔云

易林咸之无妄婚姻孔云

睽之家人同

十月

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

也

補

喬樅謹案孟康說五際稱齊詩內傳云云知其所習為齊詩

也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
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
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
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召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
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于
面體病則欠申動于兒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
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
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
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

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

毛詩正義

後漢書馬嚴上封事曰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

補

喬樅謹案嚴爲文淵兄子文淵習齊詩則嚴承其家學亦當
爲齊詩也

又郎顛上封事曰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
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補

又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
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
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
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
亦孔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

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

補

喬樅謹案孝公說十月之交詩與齊家諸說大旨並同是亦

習齊詩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後漢書左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

荀悅漢紀六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

補

喬樅謹案告魯詩作鞠鞠亦告也見玉篇告鞠一聲之轉故

通用齊韓與毛文同曷疑不之誤諸所引詩皆作不字

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傳日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傳是齊詩之傳也司馬彪續漢志言班

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續父馬嚴為援兄子伏波父子

並習齊詩季則當亦傳其家學也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

詩含神霧曰燿燿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震雷

驚人使天下不安

初學記二十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

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詩所謂燿燿震電不寧不令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

補

喬樅謹案李尋說詩與翼奉丁鴻義同皆齊詩之學也

後漢書郎顛上封事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

須雷而解資雨而潤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
動於冬當震反潛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
則當反作其時無歲補

喬樅謹案開元占經一百二引束氏曰人君承用節度即雷
風以節之暴行威福則雷霆擊人是證此詩所言是應刑政
之太暴郎顛之說義亦猶是也

百川沸騰山冢舉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冢舉崩人無仰高岸為谷
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大毛詩正義

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婺女
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
此詩所謂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

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補
喬樅謹案齊詩四始以水為首即李尋之說所本也

易林晉之困高岸為谷陽失其室補

又明夷之比深谷為陵衰者復興補

皇父卿士皮惟司徒家伯惟宰仲術膳夫
撮子內史槩惟趣馬
萬惟師氏

漢書古今人表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術內史
撮子趣馬槩師氏萬並列下下補

案古今人表以皇父卿士諸人列幽王褒姒之後與齊說不

合錢詹事大所以為中有傳寫錯亂非其舊也人表史通以為馬續撰隋志以為曹大家撰

喬樅謹案此所引皮術擷萬皆齊詩之文故與毛異惠氏棟云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既夕云設披注言今文皆為藩鄉射禮皮樹中注言

今文皮樹為繁豎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惟司徒又據古今人表云太宰冢伯是冢伯作冢伯故鄭箋以冢宰釋之

喬樅謂冢伯是冢伯之譌冢氏姓也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聘是其明證術與述同古又通作允亦通作聿禮記

祭義而術省之漢張表碑方伯術職此古人以術為述字詩文王聿修厥德傳云聿述也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厥德

詩大雅聿懷多福箋亦云聿述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作允懷多福皆術允古通之驗又漢書五行志注引詩檝惟趣馬蓋

據舊注齊詩文而古今人表仍作蹶此後人轉寫順毛改字宜為訂正萬魯詩作踞見潛夫論本政篇

易林萃之蒙冢伯為政病我下土補又漸之井冢伯妄施亂其在官補

喬樅謹案此言冢伯為政足見宰為太宰非宰夫矣先鄭司農周官宰夫注引詩冢伯惟宰謂此宰夫王肅述毛以宰為

小宰皆與齊詩義異
剡妻煽方處

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在相

皇清經解續編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

並毛詩
正義

案毛詩豔妻嬭方處傳云豔妻嬭美色曰豔鄭箋云此篇刺厲王豔妻厲王后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蔽夫曰妻正義云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嬭也孫毓毛詩異同評云竊以嬭龍齡之妖所生嬖人養而口口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嬖嬭鄭箋於義爲安今攷書緯與詩緯多主齊詩說此篇毛韓詩作豔魯詩作罔則作剡者齊詩也正義以皇父家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剡按剡姓周有剡子三代後尚有剡姓元有剡部見仇氏萬姓文星明有剡崇武官教諭見口口金石志剡姓可稽者如此

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

案雄疏上言幽厲下不宜專指嬖嬭褒豔當作褒剡猶谷永之稱褒閭也閭妻本出魯詩詳見漢書谷永傳顏注剡妻見於中候本出齊詩學者多聞豔寡聞剡故後漢書因依毛詩改爲豔而不知剡字之本于齊詩也

無罪無辜讒口啓啓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
易林乾之臨疾悲無辜背憎爲仇
蒙之革謙之復
恆之艮同 補

又解之節下民多孽君失其常補

喬樅謹案毛詩踽踽釋文云韓詩作瞽瞍魯詩亦與韓文同

見劉向引詩知三家今文皆作瞽又毛詩嘽沓釋文云說文

作傳云聚也攷說文傳嘽二字皆引詩則作傳者亦三家之

異文

昊天

易林乾之臨南山昊天刺政閔身蒙之革謙之復恆之艮同補

喬樅謹案此詩篇名毛敘作兩無正韓詩亦與毛同今據易

林說則知齊家即以昊天為篇名取首句浩浩昊天語也

或據易林論本昊天作旻天以下篇小緡當之其說非是第

五句昊天疾威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

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云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

陸孔所從本各異而孔說為長是昊之作旻易以形近致譌

焦氏以南山昊天二詩對舉南山即指節彼南山之詩下句

刺政閔身刺政承南山而言謂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也閔身

承昊天而言謂若此無罪薰胥以鋪也

不慮不圖

漢書敘傳不圖不慮補

喬樅謹案不毛詩皆作弗魯詩文與齊同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薰胥以鋪

鹽鐵論申韓篇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

鋪痛傷無罪而累也補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淪胥是後人改從毛詩非次公之舊文也據漢書晉灼注知齊魯韓皆作薰胥

漢書敘傳薰胥曰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

喬樅謹案毛詩淪胥傳云淪率也帥率字通是毛與三家文異而義則同也

小緝

謀猷回穴

班固幽通賦畔回穴其若茲兮曹大家曰回邪也穴僻也

喬樅謹案文選幽通賦回作迴李善注引韓詩曰謀猷回穴又潘岳西征賦事回穴而好還李善亦引韓詩曰謀猷回穴

攷毛詩釋文云回適音聿僻也韓詩作馭義同然則李善注非也孟堅用齊詩漢書載幽通賦作回穴是齊詩之文安仁

西征賦作回穴蓋本魯詩李善不見齊魯二詩故皆引韓詩為證意以回迴字同穴穴並為馭之異文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禮記緇衣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注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漢書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鹽鐵論復古篇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

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補

班固幽通賦迺先民之所程補

或慙或謀

漢書敘傳或慙或謀補

喬樅謹案慙毛詩作哲傳以明哲為訓與齊詩字異攷說文

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慙或从心又心部慙敬也从心折聲

則慙哲二字義各不同哲或从心此古人假慙為哲字耳師

古不知慙字本齊詩引鄭箋言有知者有謀者為解與班固

語意不合敘傳云叔孫奉常禮義是創或慙或謀觀國之光

禮義即禮儀謂通創漢代之禮立一王之儀也通傳言通為

朝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則以慙訓敬與孟堅引

詩之意始合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鹽鐵論詔聖篇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補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

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念昔先人為異

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

旦也二人謂父母補

喬樅謹案祭義下云文王之詩也孔疏以為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亦得為文王之詩攷毛傳訓先人為文武則明發不寐二語即陳文王之德禮記云文王之詩猶云詩言謂文王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易林小畜之大過中原有菽以待饗食補

喬樅謹案豫之革作以待雉食雉字疑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禮記中庸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

補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立孝篇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補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易林同人之未濟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我孔明

補

宜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鹽鐵論五刑篇法令眾人不知所辟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

犯禁也詩云宜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政繁也故

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補

漢書刑法志原獄刑所呂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

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狴不平之所致也補

喬樅謹案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狴狴即狴字毛詩作岸古文之假借韓詩文與齊同握粟出卜者按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則粟蓋所以酬卜耳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曹大家曰小

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皆

敬慎之戒也

文選十
四補

小弁

易林頌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為

中

之井家人之
謙同補

又豐之鼎讒言亂國覆是為非伯奇流離恭子憂哀

巽之觀
同補

喬樅謹案易林語與漢書傳贊合皆據齊詩為說

漢書馮奉世傳贊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

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與

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案詳玩此贊文義小弁句承伯奇言離騷句承屈原言蓋舉

首尾以包中二人也否則文法偏枯矣據此班亦以小弁為

伯奇作班用齊詩是三家同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

禮記月令鄭注雉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

補

心之憂矣既涕隕之 見上

巧言

易林隨之夬辯變白黑巧言亂國大人失福君子迷惑 補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禮記表記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鄭注盜賊也孔甚也

餒進也 補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餒徐本作鹽攷郊特牲而鹽諸利注

鹽讀爲豔正義云鹽豔聲相近十月之交豔妻尙書中候作

剌是聲近通假之驗

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禮記緇衣小雅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鄭注匪非也邛勞也

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補

喬樅謹案恭毛詩作其釋文云本又作恭禮記釋文止恭爲

其字又載皇本作躬云躬恭也

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繇兮曹大家曰謨謀也繇道也言

人當謨先聖人之道 文選 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

大繇聖人謨之 漢書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云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

也喬樅謂師古漢書注引巧言詩爲證正作大繇此據舊說

所引齊詩之文班用巧言之篇非用小緡也李善說非是繇

猷字與猶同猶繇古通禮記檀弓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秦

人猶繇聲相近爾雅釋詁繇喜也注引禮記曰詠斯猶即繇也古今字耳謨毛詩作莫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作謨案爾雅釋詁漠謨同訓為謀後漢書文苑傳注引詩亦作聖人謨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春秋繁露玉杯篇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忖本又作寸馬瑞辰曰說文無忖字忖度即判劇之段借說文判切也劇判也廣雅判斷也漢書元帝紀分判節度判度謂代為判斷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瓜祭上環鄭注上環頭忖也釋文忖本又作判切也是忖即為判之證古亦省作寸漢書律志寸者忖也是也爾雅木謂之劇郭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劇之今左傳作度是度即為劇之證

趯趯兔遇犬獲之

易林謙之益狡兔趯趯良犬逐咋

未濟之師同補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文異而義同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易林師之乾一簧兩舌佞言詔語

補

喬樅謹案坤之夬作妄言謀訣並字之譌

彼何人斯

班固敘傳彼何人斯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讒人也其

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賤而惡之也

補

何人斯

不愧于人

禮記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

不愧于天

補

鄭注言人有所行當慙怖于天人也

愧

巷伯

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鄭注巷伯詩篇名也

補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詩汜麻樞曰箕為天口主出氣

書正義史記天官書索隱補

喬樅謹案史記天官書箕為敖客曰口舌索隱云宋均曰敖

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為象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又

曰惟南有箕載翕其舌是箕有舌象讒言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禮記緇衣鄭注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補

喬樅謹案讒人毛詩作譖人齊詩文與韓同

荀悅漢紀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

補

寺人孟子

漢書馮奉世傳贊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

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補

又司馬遷傳贊小雅巷伯之倫

補

又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曰寺人孟子違于大

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

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四十三終

善化劉長沙王

鐸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四十四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七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齊詩小雅三

谷風

無木不萎

禮記檀弓鄭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

補

喬樞謹案禮記釋文云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

蓼莪

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後漢書陳忠疏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周室陵遲禮

皇清經解續編

齊詩遺說攷七

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
得終竟于道者亦上之恥也補

喬樅謹案陳忠疏言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
要經服事曰赴公難退而致位曰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引詩蓼莪云云此據齊詩之說與大戴禮用兵
篇引詩義同忠於春秋稱公羊說亦齊學也說文罄器中空
也引詩瓶之罄矣又壺空也引詩餅之壺矣罄字作室此三
家詩之異文罄古文作磳故磳室字亦通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大戴禮用兵篇詩云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辯曰小
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于兵革之詩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上一句無矣字

大東

易林復之兌賦斂重數政為民賊杼柚空虛去其家室否之
豐晉

之復同
補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云賦斂重而譚告通易林說與之
合是齊魯義同

漢書古今人表譚大夫次厲王世補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法者緣
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補

杼柚其空

見上易林

後漢書陳忠疏曰杼柚將空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柚本又作軸攷說文杼機持緯者滕機
持經者段氏注云淮南汜論訓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
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勝者滕之假借字小雅杼柚其空滕
卽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俗作柚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詩汜麻樞曰織女內正紀綱

開元占經補

喬樅謹案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成衣立紀故齊制成

文繡應天道

易林小過之比天女踞牀不成文章

補

喬樅謹案大畜之益踞牀作推牀餘並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易林六畜之益南箕無舌飯多沙糠

小過之比補

四月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易林大有之賁作此哀詩以告孔憂

補

東有開明

大戴禮四代篇詩云東有開明

補

喬樅謹案開明毛詩作啟明爾雅作启明陳氏啟源毛詩稽
古篇云案說文启从戸从口開也啟从支启聲教也明星義

取于開依字當作启喬樅謂毛詩古文假啟爲启字三家今
文並當作启爲正孔氏廣森云大戴禮引詩作開明或漢避
孝景諱改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易林夬之解登高望家役事未休王事靡盬不得逍遙鼎之困同

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班固明堂詩普天率土各曰其職補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三家今文皆作普賓毛詩作濱攷漢
書王莽傳中引此詩四句字作賓又白虎通封公侯篇及喪
服篇兩引此詩亦作賓蓋齊魯文並不從水旁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鹽鐵論地廣篇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蓋齊詩故傳之文也以賢爲勞與孟子書
及毛公義合鄭君詩箋趙邠卿孟子注並以賢爲賢才從魯
詩之訓也補

或棲遲偃仰

後漢書郎顛拜章曰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補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易林井之大有大輿多塵小人傷賢皇父司徒使君失家補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為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云幽王之

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今據

易林言皇父司徒使君失家則齊詩之說或以此詩為刺厲

王時也

小明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

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

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曲悵一人死而萬人

悲詩云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

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補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記表記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正直

之人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

補

喬樅謹案詩箋訓穀為善言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

命不汲汲求任之辭記注用齊說與詩箋義異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大戴禮勸學篇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

禮記緇衣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補

春秋繁露祭義篇詩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靜其爾位好是

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補

喬樅謹案春秋繁露引詩作毋常安息毋無古通漢人避孝文諱故改恆之字曰常也靖韓詩作靜恭毛詩作共此引詩作靜共蓋後人轉寫亂之耳

鼓鍾

尙書中候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

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中候多齊詩說如撻維戒言剡者配姬以放賢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遺卵娥簡拾吞生契封商稷起言蒼耀稷生感迹昌皆與詩緯合鼓鍾之詩毛敘以爲刺

幽王鄭注中候云昭王時者鄭時未見毛詩據齊詩爲說也

淑人君子

漢書傳贊淑人君子

馮奉世傳又循吏傳補

以雅以南

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南南夷之樂也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

僭補

喬樅謹案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鄭君注亦引此詩以雅以南三語爲證正義引白虎通云樂元語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詩正義亦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其實一也

後漢書陳忠奏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

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李賢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
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陳禪傳
補

喬樅謹案陳忠說與白虎通畧同惟彼文朱離作朝離韎作
昧為異攷尙書大傳言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象物生育離
根株也朱卽株之省文陳忠蓋連引齊詩故傳語以證此詩
之南卽四夷之樂所謂任者是也

楚替

楚楚者替

禮記玉藻鄭注采齊當為楚替之替

補

喬樅謹案楚替是齊詩之文魯作贅毛作茨韓詩文與毛同
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易林乾之師倉盈庾億宜種黍稷年豐歲熟民人安息

此之
師坤

之恆詞意
畧同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
喻多也十萬曰億王氏念孫曰易林言倉盈庾億億亦盈也
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云意滿也方言
臆滿也郭璞注幅臆氣滿也漢書賈誼傳好惡積意意者滿
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意臆並與億同漢巴郡太守樊敏
碑持滿億盈是億卽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不可億逞億
逞卽億盈盈與逞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詩言我庾惟
億猶云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
及秭之億不同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易林乾之旅藹栗犧牲敬享鬼神神嗜飲食受福多孫補

獻酬交錯

班固東都賦獻酬交錯補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記坊記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鄭注卒盡也獲得也言

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補

喬樅謹案詩箋以笑語卒獲為古者於旅也語與記注義異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易林臨之蒙白茅醴酒靈巫拜禱神嗜飲食使君壽考補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易林乾之旅神嗜飲食受福多孫補

信南山

易林比之需黍稷醇醴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降黎庶

蕃殖獨蒙福祉補

喬樅謹案觀之坎後二語作獨蒙福力時災不至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

易林小過之漸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獻進皇祖曾孫壽考補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

鹽鐵論毀學篇郊祭之牛食養暮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

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補

甫田

或芸或芋黍稷儼儼

漢書食貨志后稷始耨田曰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耨長終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于耨中苗生葉其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曰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

喬縱謹案毛詩或耘或耔釋文云耘或作芸案周禮甸師疏亦作或芸或芋通典芋作籽說文籽雖禾本从禾子聲集韻引沈重云籽壅禾根也通作芋儼儼毛詩作蕤蕤白帖引作蕤亦三家之異文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漢書郊祀志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補

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易林復之師京庾積倉黍稷以興補

大田

去其螟蟻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

易林坤之革螟蟲為賊害我五穀補

有豳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漢書食貨志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

公而後私其詩曰有豳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案毛詩釋文云有滄漢書作豳今漢書同毛作滄據厚齋詩

攷載食貨志已作滄字則王氏所引非漢書善本也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又詩釋文云興雨如字或作興雲非也盧氏文昭云案顏氏
家訓始謂興雲當作興雨而陸氏釋文從之趙明誠金石錄
載無極山碑有曰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知漢以
前本皆作興雲顏氏但以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豈諸
書皆可廢乎喬樅謂靈臺詩約舉詩詞耳如以證此詩興雲
爲興雨之誤則亦將以上句習習和風證詩谷風爲和風之
誤耶况班撰食貨志引詩作興雲祁祁尤足爲顯證顏氏疏
於攷據而陸孔從之過矣

鹽鐵論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國無

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
必以夜無邱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補
喬樅謹案桓次公用齊詩引大田文當與食貨志同今本黷
作滄淒淒作萋萋興雲作興雨皆後人轉寫依毛詩改字耳
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
興故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補
喬樅謹案左雄用齊詩今本後漢書雄疏引詩文與齊異亦
出後人所改也

漢書蕭望之議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禮記坊記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鄭注言

獲者之遺餘摺拾所以為利補

儀禮聘禮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稽名也詩云彼有

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補

春秋繁露制度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

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補

鹽鐵論錯幣篇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

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

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補

來方禮記

禮記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

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禮記方祀者

各祭其方之官而已補

瞻彼洛矣

韞琇有珌

漢書王莽傳瑒琇瑒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琇

下曰珌詩云韞琇有珌是也補

桑扈

君子樂胥

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補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

漢書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

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罰爵徒觥然而已

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訐不踞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傲謂傲倖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傲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補

喬縱謹案匪傲毛詩作彼交臧氏琳云交為絞之省絞傲古通當從仲援說盧氏文昭云案左氏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傳作匪交匪敖匪亦有彼義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預云匪彼也喬縱謂漢志據齊詩故文與毛異詩箋云彼彼賢者也賢人與人交必以禮亦與漢書注解不同鄭君蓋述毛詩之義

鴛鴦

君子萬年

易林隨之遯君子萬年補

頰弁

有頰者弁

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幘頰象之所生也滕辭名齒為頰補

喬縱謹案續漢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曰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之謂也毛傳云頰弁貌則不以頰為齒名其說與此異

車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注仰高勤行者仁
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補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今毛
詩行止不作之字與陸所見本異

鹽鐵論執務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
補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八補

喬樅謹案藩毛詩作樊傳云樊藩也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

老茂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龔遂引詩作至于藩史記滑

稽傳藩作蕃皆三家之異文困學紀聞云袁孝政釋劉子曰

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此小雅也謂之魏

詩可乎喬樅謂此三家之說未可厚非賓之初筵為衛武公

飲酒悔過之詩又作抑戒以自儆其詩並列二雅則於魏武

公信讒之刺列諸小雅又何嫌焉

又離之解青蠅分白貞孝被逐補

又革之解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污白恭子離居觀之隨

又豐之感腐臭何在青蠅集聚變白為黑敗亂邦國補

漢書崩伍江息夫傳贊詩歌青蠅補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補

賓之初筵

易林大壯之家人舉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醜拔劍斫怒

武侯作悔補

喬樞謹案此詩毛詩敘以為衛武公刺時韓詩敘則云衛武

公悔過也今據易林言武侯作悔是齊詩之說亦與韓同

肴覈惟旅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之林藪李善引蔡邕注肴覈食也肉曰

肴骨曰覈詩曰肴覈惟旅補

喬樞謹案孟堅所用是齊詩之文伯喈所引是魯詩之句然

則知齊魯詩同作肴覈矣一本詩云有善曰二字非也毛詩

作穀核與齊魯文具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漢書吾邱壽王傳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補

喬樞謹案吾邱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則其稱詩亦當為齊

學也此章毛傳云有燕射之禮鄭箋則云將祭而射謂之大

射下章言烝烝烈祖其非祭與今據吾邱壽王說明以此詩

為大射之禮知鄭箋云云蓋從齊詩之義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鄭注發猶射也的謂所

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爾或為有

補

側弁之俄

易林井之師側弁醉客

補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儀禮鄉射禮鄭注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為有懈倦失禮立

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立監使視之又助之以史使督酒欲

令皆醉也與記注義異然立監史以察儀法正欲防飲酒之

失禮者也記注之義於詩意為合馬瑞辰曰戰國策涓于髡

入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御史即詩

所謂或佐之史是也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者

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

史以記言下文云式物從謂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

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而勉以慎言之詞也

魚藻

魚在在藻

班固東都賦發蘋藻以潛魚李賢注詩小雅曰魚在在藻

補

采芣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儀禮覲禮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

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

元袞及黼

補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易林復之家人萬福攸同可以安處

大畜之大壯同補

易林坤之困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補

角弓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禮記坊記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鄭

注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也瘡病也

補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禮記坊記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注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

亡已

補

易林升之需商子無良相怨一方引門交爭咎以自當

補

喬樅謹案據易林言商子無良云云則詩所謂受爵不讓以

至于亡者蓋指商子而言也

老馬反為駒

易林家人之小過老馬為駒

補

毋教孫升木

易林泰之蠱敏捷勁疾如猿升木

補

都人士

喬樅謹案禮記緇衣載都人士首章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注云此詩毛氏有

之三家則亡左傳襄公十四年引詩行歸于周二語服虔注

曰逸詩也賈子新書等齊篇云狐裘黃裳萬民之望即用禮

記緇衣文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言野人之服也

補

班固西都賦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補

垂帶如厲

禮記內則鄭注詩云垂帶如厲

補

喬樞謹案此齊詩文也毛詩如字作而鄭君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蓋據齊詩為說內則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攷說文云裂繒餘也帶以繒為之垂其餘以為飾故詩言

如裂耳

采綠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後漢劉瑜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

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補

喬樞謹案後漢書言瑜少通經學尤善圖讖天文厯算之術

其所習詩當為齊學攷周官九嬪注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

與后妃其象也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

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鄭君引孔子云云出孝經援

神契文緯書多用齊詩瑜所謂天地之性陰陽正紀即援神契天明地理及陰契制之義說本齊詩無疑也鄭君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然據王度記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則五日之御亦可通乎天子內則所言妾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承上文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此則據妾而言並非專指諸侯之制疑又當通乎大夫以下也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王肅以為大夫以下之制箋以五日六日謂五月六月之日義與毛異

隰桑

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表記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

注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補

喬樅謹案瑕毛詩作遐傳訓為遠與齊詩說異鄭君箋詩訓謂為勤亦與記注解殊攷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即引此詩為證與表記言事君欲諫不欲陳亦引此詩同意皆以謂為忠告之善是齊詩之說所本也

緡蠻

緡蠻黃鳥止于邱隅

禮記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鄭注鳥擇岑蔚安閒而

止處之補

喬樅謹案緝蠻毛詩作綿蠻魯韓文皆與毛同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

教誨謂治人也

補

漸漸之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漢書天文志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月失節度而

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

巽在東南為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

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

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補

喬樅謹案文選七命注引春秋緯日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

離于畢者雨與天文志說同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

云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孔氏詩正義以

為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是由己所

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苕之華

胖羊羴首三星在雷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易林中孚之訟胖羊羴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土民危殆

補

喬樅謹案羴首毛作墳首文與齊異又毛詩在雷釋文云本

又作雷按作雷者三家之今文毛傳訓雷為曲梁則文不得

作雷也雷謂屋雷三星在雷猶唐風綢繆云三星在隅三星

在戶據時所見為言耳

補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易林蒙卦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室家分離悲愁於心

補

喬樞謹案詩箋云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斲者將生必元

於此時也兵猶復行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正義曰釋天云

九月為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詩曰何草不元與此始春

之言不同考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

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元色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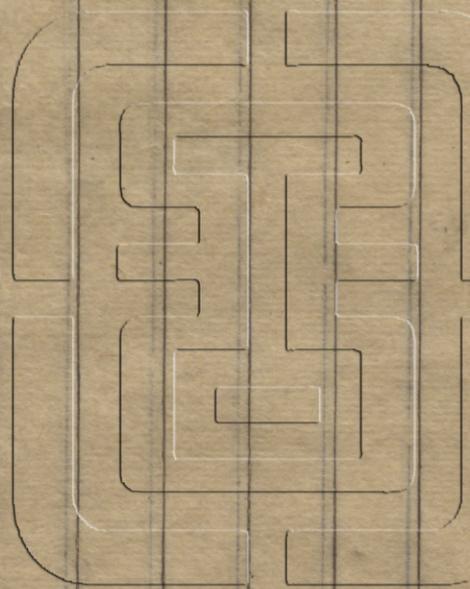
炎之言謬矣胡承珙曰據易林云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則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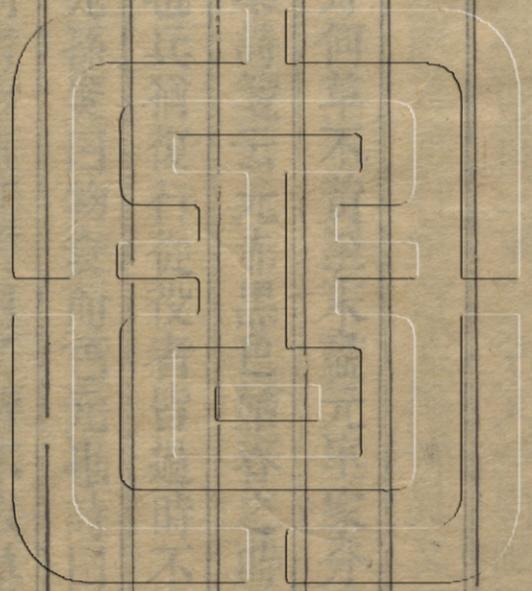
氏明以草元為物衰之候非初春始生之謂以經文先黃次

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元

也喬樞謂焦氏易林用齊詩孫注爾雅用魯詩魯齊說同以

草元屬秋冬之候義與毛異蓋各守其師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四十四終

善化劉賓校



